

西藏墨脱的诱惑

——神秘奇险的高原边地之旅

东方出版社

地球上有一片最神秘的高原——西藏高原。

高原上有一片最神秘的角落——中国唯一不通公路

的县墨脱。

墨脱地处西藏高原的东南边陲。

外面的人要去墨脱，只能

徒步翻越喜马拉雅山脉的主脊，在原始森林和无

人区中行走几个日夜，山

路险恶，毒蛇猛兽出没，绝粮断

水，九死一生才能抵达。

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封闭的条件，使墨脱的自然和人文景观充满了神秘的色彩。

本书作者是第一位步行进入墨脱的作家。

本书是第一部状写

神秘墨脱的作品。

本书以作者近于探险的艰难跋涉为线索，第一次向世人展



金辉
著

示地处边陲绝域的墨脱风情：神秘的环境，壮美的景



K928.9
JH/1

金輝著

西藏墨脫的誘惑

神秘奇險的高原邊地之旅

東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振声

装帧设计:刘 一

版式设计:程凤琴

责任校对:王 惠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藏墨脱的诱惑/金辉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9

ISBN 7-5060-0599-9

I. 西…

I. 金…

II. 游记-中国,西藏

IV. K92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05105 号

西藏墨脱的诱惑

XIZANG MOTUO DE YOUHUO

金 辉 著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6.5

字数:149 千字 印数:1—8,000 册

ISBN 7-5060-0599-9/I·28 定价:11.80 元

目

录

1

第一章

墨脱,全国唯一不通公路的
县——神秘的莲花圣地——美
妙的希望之乡——非法入境的
美国老头——年逾花甲的女学
者三进墨脱——白马岗的诱惑

8

第二章

难于上青天——走进墨脱之
梦——谈墨脱路而色变——六世
达赖仓央嘉措情歌——鬼门关多
雄拉——高山反应——“黑鹰”雪
山折翅

24

第三章

神山南迦巴瓦峰——雅鲁藏
布江大拐弯大峡谷——这条路上的
的死者与生者——野人与放毒的

传说——写情诗的达赖喇嘛——
一群嚎啕大哭的男子汉——死去
活来与万念俱灰

46

第四章

孤岛宾馆——路遇泥石流
——五名大学生在墨脱——门
巴族东迁白马岗——老虎嘴原
来如此——两族流血械斗——
墨脱教育奇观——种子和桔子
的故事——寻访赵潜德

70

第五章

“麦克马洪线”——六世达赖
喇嘛的故乡——英国殖民者染指
西藏——相当于三个三峡大坝的
超级电站——娘布拉苏节——中
国版图的一百零一分之一——雪
线上的哨所——死不瞑目的西藏
将军——逝者如斯夫

99

第六章

大自然的情人——兰花和蝴
蝶的王国——刀耕火种——徐凤
翔和小木屋的童话——鼠肉待客
——誓捐余生高山行——虎婚与
虎祭——万物乐园与生态隐忧
——为了“最后一块净土”

120

第七章

令人忧伤的美丽——“女儿

148

国”的传说——一夫多妻与一妻多夫的家庭——奇特的婚礼——喇嘛·巫师·敬神·送鬼——鸡肝主宰命运——山崩地裂的特大地震——从千年迷梦中苏醒——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寻找认定

第八章

学生官进墨脱——一百次走墨脱的李春——门巴族士兵——营长分烟、拉家带口走墨脱——八个人吃半斤米——三块肉的顿悟

167

第九章

生 18 个孩子的母亲——县医院见闻——作客村民家——全县没有任何工业——漫长而又艰辛的小路——教师节盛大宴会——酒与悲歌——神秘的县城全国无二——绞杀植物·制毒与解毒的秘法——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神王

197

第十章

无从求解——不虚此行——无言以对——祭山——参悟多雄拉——再见，圣洁的美

第一章

墨脱，全国唯一不通公路的县
——神秘的莲花圣地——美妙
的希望之乡——非法入境的美国
老头——年逾花甲的女学者
三进墨脱——白马岗的诱惑

墨脱旧称白马岗。

“白马”是藏语“莲花”的音译。西藏佛教经典中称“博隅白马岗”，意为“隐藏着莲花圣地”。传说世界上共有十六个隐藏着的莲花圣地，而以神山南迦巴瓦峰为中心的白马岗最为神秘。大藏经《甘珠尔》中写道：“佛之净土白马岗，圣地之中最殊胜。”教民们还传说在白马岗转经的神山四周，围绕着串珠般的一百零八个小湖，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因此，这片莲花圣地中又包含着数不清的小圣地。还有一则在藏区广为流传的预言：当佛教在西藏遭到破坏时，民众就会到白马岗去，佛教将在那圣地得以复活，并最终传遍全世界。

莲花圣地吸引着虔诚的信徒。

在世界屋脊上，雅鲁藏布江沿着喜马拉雅山脉北麓莽莽向

东，流到东经 95 度附近，它似乎犹豫了一下，接着猛然纵身劈开两座 7000 多米的大山，扭头向北向东又向南，环绕喜马拉雅山脉东段最高峰南迦巴瓦峰，甩出了一个优美的马蹄型大拐弯之后，便消失在一片神秘的崇山莽林之中。关于这条神秘大江的神秘消失，从上个世纪末到本世纪上半叶，引发了世界地理学界和探险家们的强烈兴趣。这条大江在世界上最高大的山脉中冲出了世界上最险峻的峡谷。而由于它在一二百公里的距离内的落差就达两千多米，人们于是猜测在这条大江上一定有着一个或几个巨大的瀑布，它极可能比著名的尼加拉瓜大瀑布还要雄伟还要壮观。随着探险考察活动的展开，墨脱这个地名亦逐渐为世人所知。但是，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真正到达这片土地的探险家，也不过屈指可数的三几个人。而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这片土地复又对境外之人关死了神秘的大门。

墨脱路上走来一位高鼻梁的洋人。山路崎岖陡峭，他一步三喘，三步一歇。每逢累得不行坐地休息，他都要从内衣袋里掏出一包东西，小心翼翼一层一层打开，最后展开一张黄不几的草纸，对着那几行天书般歪歪扭扭的毛笔字和几个红团团，横看竖看，正看反看，欣赏一阵之后，就像打了吗啡，不用旁人催，又接着赶路。

他是一个被押解出县境的非法入境者。

年年代代，四面八方的人们翻山越岭艰苦跋涉前往墨脱，还因为听说那里美不胜收，妙不可言。传说在那片美丽的地方，遍地都是财富。地里长出的粮食像金盘那么大，玉米棒子像树那么粗。树上挂着肉，摘了又长，年年不断。森林是珍禽异兽的乐园，虎骨、麝香俯拾皆是。满山的植物都是珍贵的药材，还有作毒箭

的涂料。牛奶多得就像河里的水，花朵大得可以在里边睡觉。

一首墨脱的门巴族民歌唱道：

世界上的地方哪儿最好/最迷人的是白马岗/白马岗就像一朵花/高山森林把它环抱/白马岗的姑娘都是天仙/白马岗的小伙子都是英雄/白马岗的山顶像寺庙一样美/白马岗的土地像白云一样平展/白马岗的河里都是神水/白马岗的山上都是宝贝/白马岗的竹子可以架房/白马岗的芭蕉叶可以铺顶/白马岗遍地结果实/白马岗真是个好地方。

本来，墨脱县门巴族的县长一听来了外国人，既兴奋又紧张，不知该如何接待，马上派员询问这洋人是哪路神仙有何贵干。结果是这位洋先生先让主人明白了他没有办任何进墨脱的手续。县长如释重负终于想起来他不可能有手续，因为本县是军事禁区。让公安局把他先关起来。关起来却无法审问，幸亏有一支科学考察队在，找来一位临时翻译。三堂会审。这边问一句，那洋先生如实答一句，然后紧跟着问他自己是不是第一个到墨脱的“外国人”。一听说“是”，他立刻从凳子上蹦了起来。再问，他答完了又问，这里以前是不是真的没有来过“外国人”。审来审去，也没什么名堂，他大老远地就是要争个什么“第一”。这位老先生挣了点钱到中国西藏旅游，在拉萨听说西藏东南有一个叫墨脱的地方，还从来没有一个外国人进去过，便立刻来了情绪。他原以为自己这一生是不会再有出名的机会了，没想到在世界屋脊碰上了这个天赐良机。他悄悄脱离旅行团，从林芝搭车到派区，跟着老乡和民工步行四天到了墨脱。

仅此而已。

临到要送他走，这位老外又提出一个莫名其妙的要求，请给开一个证明，他是“第一个”到墨脱的外国人的证明，并且用毛

笔,用“那种”纸,还要盖上个大红章。墨脱人向来热情好客,既然如此,既然连老外都专门跑来要咱墨脱的一张证明,那就成全他吧。好不容易找来笔墨纸,写完,盖上了“墨脱县人民政府”的大印。办事人员忽然想到险些铸成大错,马上请示县委书记,书记批示当然要盖县委的印。又加盖“中国共产党墨脱县委员会”的大印。县人大和政协的听说了,也纷纷要盖印。

洋先生抖抖地接过那圣旨般的证明:我是第一个!回去给他们看,我是第一!

科学考察队一走,墨脱县再也没有人知道这位洋人叫什么。人们都来回传说过这么一个笑话,都只知道那人是个神经兮兮的美国老头。三年多了。

痴迷着高原痴迷着森林的女植物学家徐凤翔教授,50多岁时从南京志愿调到西藏工作,创办起了我国第一个西藏高原生态研究所。为了探索那片神秘土地的奥秘,她一次又一次到墨脱“朝圣”。那几乎囊括了北半球各种植被类型的垂直带谱使她流连忘返,那百科全书式的植物基因库让她不饮自醉。尽管每次进墨脱几乎都要遇险,但下一次她还是经不起墨脱的诱惑。1983年她第一次走进墨脱考察,染上恶性疟疾,高烧41.5℃,差点交代在里边。出来后她也奇怪自己竟然畏惧不多打算不少,还有兴致写下了一首打油诗:

九死一生,墨脱庆还。
然乌湖畔,傍水面山。
云朋林友,深情召唤。
一息尚存,不落征帆。

花甲之年,她又第三次走墨脱。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四川巴塘一带的藏民纷纷传说西藏新发现一个叫白马岗的地方,那里不仅是佛教的莲花圣地,还是个吃不完穿不尽的人间福地。一千多名奉佛的男女,便互相邀约,备装上路,前往白马岗。据《清实录》,清政府得悉此事,曾令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派员阻拦,设法招回。

不仅植物学家、动物学家为之着魔入迷,与世隔绝的墨脱还令地理学、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等学科的专家学者心驰神往。

但是,进墨脱之难,难于上青天。地处西藏东南边陲的墨脱,是全国大陆唯一不通公路的县。要进墨脱就只有走。那片神秘的土地,被地球上最高的山脉仿佛隔断于天外。步行进墨脱的人,要自己背上三天以上的粮草和各种生活必需品,翻越高耸入云终年积雪的喜马拉雅山脉的主脊,在杳无人迹的雪山、峡谷和原始森林连续走好几个日夜。

据说,几十年来,除了调到墨脱工作的外地人和民工之外,走进墨脱的“外来人”,只有军队和地方各种工作组的几十人,以及十余支科学考察队和测绘队的几十人,还有几名新闻记者。

我的沉睡的白马岗。我的梦一样的墨脱。

好像是到拉萨的第三天,在军区政治部饭堂用午餐。其时我正被一再升级的高山反应整得头重脚轻晕晕乎乎,脑袋其大无比,眼皮有气无力,所有的动作包括吃饭似乎都象是慢镜头一般。边吃边聊。话题和饭菜一样地没味道。不知什么时候,我发觉味道变了。

同桌的解放军画报社的女编辑唐念祖似乎是说她要去墨脱。

墨脱?!

一点不错的。是在说去墨脱。尽管空气稀薄，但我的耳膜仍不失其聪敏。

她要去墨脱。她要搞一本画册。她正在寻找去墨脱的搭伴，同时上下疏通四方游说为进墨脱活动绿灯。

可是处处红灯。

不行不行，去不得去不得，你根本走不进去。二十来岁的小伙子一个个还走得嚎啕大哭，更甭说你四十多的女同志了。不能去不能去！那根本不是路，你走不动，走墨脱，你不死也得扒层皮。

处处红灯，唯一的例外来自北京。

唐的丈夫、摄影家刘铁生十几年前走过墨脱。那次他和解放军画报的另一名记者两人走了四天，半路住山洞，累得夜间小便失禁。他说走在道上连身上的钢笔恨不得都想扔。

刘在电话里对妻子说：我支持你去，只要走进去就一定不虚此行，不仅对事业对艺术，它还将是一次难得的人生经历。我就担心你中午之前爬不过多雄拉山口，过不去就回来，千万别硬来，再一个还有老虎嘴。我相信你。

压根儿没见最好，

也省得情思萦绕。

原来不熟也好，

就不会这般神魂颠倒。

——仓央嘉措情歌

墨脱之于我，似乎是古老神话中走过来的一個梦。

还是那年在长白山下，老作家叶楠先生对我讲起了这个西藏的墨脱，他讲得眉飞色舞摇头晃脑，最后说，我老了，这辈子是去不了墨脱了。你们还年轻，以后只要有机会，你一定要去，一

定。

墨脱之梦从此生于我心。

墨脱——藏语意为“鲜花盛开的坝子”。风景绝美的西藏的西双版纳。民风原始古朴的神秘处女地。洪荒时代遗留下来的活化石。世外桃源。莲花圣地。人间仙境。希望之乡。独一无二的天然博物馆。当今世界上廖廖无几的犄角旮旯。毗邻“麦克马洪线”的边陲之地。现代文明的潮水随时可能淹没的原始孤岛
.....

到底是什么鬼使神差让我走墨脱，我发现自己也说不清楚。

第二章

难于上青天——走进墨脱之梦
——谈墨脱路而色变——六世
达赖仓央嘉措情歌——鬼门关
多雄拉——高山反应——“黑
鹰”雪山折翅

松林口。

峡谷中渗出蒙蒙亮色。随着海拔的增高，林木逐渐稀疏，空气愈发凛冽。没有几根松树的松林口。海拔 3480 米，已接近高大乔木生长的上限。这些傲然孑立的冷杉，结束了高山森林植被类型的垂直带谱，因而又有了个富于诗意的名称——绝顶寒松。

然而，它的绝顶，只是我们步行墨脱的起点。

从这里开始，我们将连续走三天。

第一天：派区→松林口→多雄拉山口→拉格；

第二天：拉格→大岩洞→汗密；

第三天：汗密→老虎嘴→阿尼桥→马尼翁→解放大桥→背崩乡。

小路两端的派区和背崩，都在雅鲁藏布江的南岸。雅江绕了个大拐弯，小路则切一条直线。大江与小路，恰如满弓与弦线。弓

弦穿过漫长的无人区，要到背崩乡才开始有人烟。从背崩乡到墨脱县城，还要走上一整天。雅江大拐弯地区，除了藏北无人区之外，是人烟最稀少的地方。墨脱地区现在平均每平方公里还不到一人，许多地方至今还从未有过人类的足迹。80年代初，安徽电视台一名记者只身徒步沿雅鲁藏布江考察探险，走到大拐弯一带，曾经连续四五十天没有见到一个人，只有一条小狗同他相依为命。小狗走不动了，他就抱着它走。有一次，他忽然发现前面冒着烟，就拼命朝那个方向跑。等他跑到那个地方，一堆灰烬还是热的。他拼命地喊啊叫啊，回答他的，只有峡谷的回声。

这是一条不成其为路的路。

这是一条每年只有上千双脚踩踏的路。

这是一条闻名遐迩的路。

这是一条被许多走过的人和更多没有走过的人视为畏途的路。

1990年的一个秋日，我们踏上了这条路，前往神萦梦绕的墨脱。

天大亮了。没想到大白天里我开始走进墨脱之梦。

松林口上有四个人。解放军画报编辑唐念祖，“新婚别”归队的墨脱县武装部专业军士杨仁武，探家回来的墨脱某部一连上士龙家飞，还有一个自然是我。

两山夹一谷，溪流奔泻腾荡，涛声弥漫。循声上望，右侧山势陡峻高拔，左侧干脆是一列连绵数公里的百丈绝壁。绝壁下的小路，宛如一盘受到惊吓而扬颈项准备迎击的怒蛇，打了几个回头弯之后，突然挺直着将头伸入岚雾雪气之中。

素有“鬼门关”之称的多雄拉山口，大概就伏卧在山峰与绝壁的交汇处，隐藏在沟谷和溪流抬升消失的地方。像迷雾紧锁着

的一个谜,谁也说不清曾有多少人葬身于斯。

一群坚硬起来的喜马拉雅山风,贴着岩壁俯冲下来,从脖领直灌脚跟。我不由打了个寒颤。

一路上,这四个人将生死与共了。

西藏军区参谋长毛海清和唐念祖是老战友。他拿出一份山南分区刚来的电报:你看看,又牺牲了一名战士,也是在“麦克马洪线”边上,墨脱太危险,别去了吧。

深山密林中,3名士兵在进行边防巡逻。作为巡逻队的后卫小组,几天下来,他们都已精疲力尽。行至4366高地东侧,后面的一人与前边的两人拉开了约200米的距离。当前面的两个人攀上一座崖顶时,忽然阴云四合,雾雨齐降。叭——叭——山下传来两声枪响。两人立即一人回应了一枪,并返回来路寻找,但却没有任何结果。当晚,连队派出的接应人员接到了这两名战士,可是,又连续派出五批官兵接应寻找,也未能发现那一名士兵。在紧急上报军分区和西藏军区的同时,边防团全力以赴,搜寻区域和力量一再扩大,还是毫无消息。

直到十八天后,两个民工在海拔4300多米处灌木丛包围的一片小洼地发现了这名士兵。

他靠卧在岩石上,怀里还抱着枪。身上爬满了蛆。

毛参谋长说:“走墨脱比这还苦还危险,算了吧。”

松林口至多雄拉,方向正东,水平直线距离距2950米,高差740米。先前,通往墨脱小路的起点在雅鲁藏布江边的派区转运站,那儿距多雄拉直线7500米,高差1310米,步行最快也要六个小时。1983年,部队修通了派区至松林口的急造公路,进墨脱可以先免去三个钟头的爬山之苦了。但老乡和墨脱官兵,进进出

出一般还只能以派区为步行的起点和终点。杨仁武和龙家飞都走了好多回，这段坐车还是头一次。我们是受了优待，林芝军分区专门派小车送到松林口。

司机很是悲壮地和我们一一握手道别。我们目送北京吉普无声地滑入下面山林的暗绿。在分区听说的故事像眼前的云雾片片飘来。

提起墨脱路，没有一个人不摇头。

后勤部陈升培部长说，墨脱的路，实在恼火，都说是马行道，其实那根本不叫路，顶多是山羊路猴子路，就顺着山洪雪水石头冲磨出来的沟沟修了修，算是路了，现在连骡马行走的标准都达不到。这次秋季大运输，本想征集一部分骡马，一匡算，修到骡马能走的程度，还要花四十多万元，没经费，只好全部用人背，就组织了千名民工大背运。那年，成都军区后勤部一位搞公路勘测设计的工程师去墨脱，按说，他常年钻山爬沟，走遍了云贵川藏，从没叫过苦，够得上是铁脚板了吧，可是进墨脱走到汗密，他也顶不住了，坐在地上说，我实在不行了，你们干脆把我推下去得了。

政治部何干事说，八一厂的摄影师进去拍纪录片，三天的路整整走了五天，脚趾甲盖都走掀了，脱鞋一看，还有蚂蝗正往里钻呢，他说让它钻吧，连掀蚂蟥的力气都没有了。还有一次他一屁股坐在地上，护送的人立刻叫了起来，周围颤颤悠悠有六条毒蛇，他早都累瘫了，眼珠子斜了一下，让它咬吧，死了更好受。有的墨脱兵复员出来，掏两百块钱把皮大衣带回家，还没走一半，就把皮大衣甩到江里，实在背不动。何还写过一篇稿，一个墨脱兵身上钻了八十八条蚂蝗，背心被咬成了“渔网”。不过，凡是走过墨脱的，都有吹牛的资格了，何最后说。

司令部邓参谋 10 年前走过墨脱，那次在路上的第二天没走出多远，就有两个兵从草丛里爬出来扑通跪在他面前，嘴里不停